

创业情怀

下

路拾遗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业情怀/路拾遗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96-0346-5

I. ①创… II. ①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2300号

创业情怀 (下册) 路拾遗 著

总 编 辑 周汶川
著作权人 孙国平
封面设计 周汶川
编 辑 林 珏
校 对 李艳春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A座综合楼710
邮箱: edpbook@126.com
网址: <http://www.edpbook.com.cn>
电话: 010-63567691 (编辑部)
010-63567692 (发行部)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568千字
印 张 43.5印张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6-0346-5
定 价 68.00元 (RMB) (上、下两册)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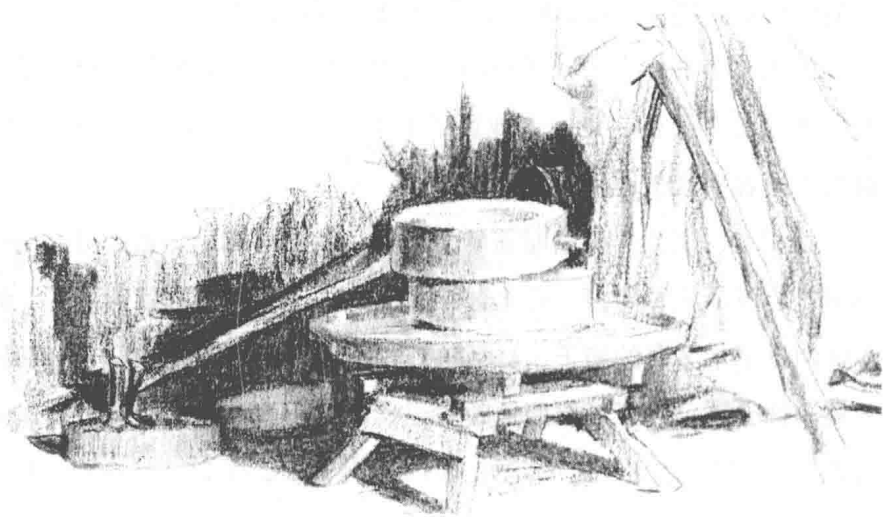
用青春的热血取暖，用原始的劳作磨砺， 我们也在成长、成熟	1
“138 公里”逸事 ... 武仲魁	2
40 年前 6 月的那个夜晚 ... 顾广宙	6
“605 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 廉 洁	8
北大荒从医生涯中的几台手术 ... 齐振德	12
北大荒的往事 ... 李淑凤	16
北大荒趣事两则 ... 廉 洁	23
北大荒往事琐记 ... 白琬懿	26
编外“小大夫” ... 倪丽敏	31
冰凉的小手 ... 王树本	35
兵团知青生活琐忆 ... 杨善华	38
采石队“削发盟志” ... 赵春华	47
尘封的记忆 ... 郝洪建	52
沉重的历史 ... 陈宜年	57
床塌了 ... 王洪源	65
大荒情：关于青春的记忆 ... 赵文麟	68

寒冬整地 ... 陈兴亚	75
第一次回家 ... 王全新	78
第一个新年晚会 ... 黄维义	81
电影队趣事 ... 王德臣	85
风雨麦场 ... 李秋敏 渠惠英 刘玉华	90
凤凰浴火 ... 邢素文	94
荒原上的勾股弦 ... 孙忱谦	98
回首荒原不了情 ... 孙长青	100
集体照背后的故事 ... 王敏华	108
记 12 连的一对“小上海” ... 戎玲妹	117
记一场麦子倒囤的“战斗” ... 陈兴亚	121
江畔历险记 ... 邓和平	124
路 ... 沈智庄	127
落井生还 战友情真 ... 蔡宝温	137
买鱼 ... 张渊生	141
买鱼历险记 ... 陈兴亚	145
牧马情 ... 韩树茂	147
难忘创业中学 ... 马志顺	152
耙片敲响了 ... 邓和平	159
排演《红灯记》 ... 徐德生	162

亲历那个难以忘怀的场景 … 鲁和平	165
青春点滴 … 刘宝国	167
青春在磨砺中成长 … 李秋平	173
情未了 … 邢素文	181
大火中的生死 … 黎明	185
十年求知与育人 … 李翠平	187
水深火热 … 遇广仁	194
调猪 … 陈正	198
我当炊事班长 … 韩建平	203
我的北大荒(节选) … 李璞	209
我和我的13连小学校 … 赵春华	219
我俩的故事 … 张新国	223
我们连的多彩文化 … 刘宝华	230
我是小铁匠 … 王全新	234
我在分机房值班 … 战玉霞	238
我最难忘的北大荒经历 … 陈坚	242
想当年…… … 张志强	246
“小牛” … 张晓虎	250
夜闯黑瞎子林 … 白长江	257
一次艰难的买碱经历 … 李敬	263

一次未到的处分 ... 章伯弢	271
一段难忘的经历 ... 孙云华	275
一路相伴 ... 王洪源	278
一双棉胶鞋 ... 殷 枫	281
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 战玉霞	283
在女生宿舍里 ... 董立敏	286
铁姑娘赵艳华 ... 杨秀英 蔡宝温	289
遭遇战 阵地战 阻击战 ... 殷 枫	291
战胜“大酱缸” ... 遇广仁	296
战胜疾病 拯救生命 ... 王笑微	298
站岗 ... 韩蕴华	304
知识让我们在北大荒有所作为 ... 崔福忠	309
附录一 关于黑龙江省创业农场知青名录的简要说明	315
附录二 创业农场知青名录	317
编后语	344

用青春的热血取暖，用原始的劳作磨砺。
我们也在成长、成熟……



速写：白长江

“138 公里”逸事

武仲魁

“自来茶”

1969 年 12 月 26 日，作为先头部队，我们奉命从团部沿二抚公路东进建立伐木点。汽车在二抚公路上不知跑了多久，下午，我们终于到了新“家”——138 公里伐木点。

二抚公路是当年为战备而修的一条公路，由二龙山到抚远。因为沿途多为荒无人烟之地，本无地名，凡是采伐点大都以二抚公路的里程碑为标志而得名。我们的伐木点建在二抚公路 138 公里处，所以就叫“138 公里”了。

北大荒冬日的白天是很短的，特别是林区，高大的杨树林早早地挡住了阳光，才三点多天就一点一点地黑了下来。为了当晚有地方睡觉，到了伐木点，我们立即着手紧张地“安家”。

这里有一座当年修路时盖的大马架，就是草棚子，正好可以利用，我们把棚顶上厚厚的积雪除掉，盖上苫布，固定结实，“家”就盖好了。帐篷里用圆木搭两排半米多高的架子，上面铺上木板，再铺上厚厚的草，这就是我们的床，把被褥铺上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了。再把用汽油桶改制的炉子生上，屋里渐渐有了些暖气。因为那天正好是 1969 年的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诞辰纪念日，我们还在这新的“家”里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颂扬会。

住的地方安顿好，吃的是从老团带来的饼干，唯有饮用水成了大问题。开始，我们把雪放在盆里化水喝，但发现一大盆雪也化不了多少水，太费事，而

且有一股怪味，不好喝。后来改为饮用路边沟里的水，但是，需要把上面厚厚的冰层砸开才能取到。沟里的水有很多树叶，呈深褐色，像是浓浓的茶，喝到嘴里又苦又涩，我们为此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自来茶”。我们每天都喝这“自来茶”，不知喝了多少日子。

一天，一位战友偶然发现，我们为取水而刨出来的冰块堆在一边，晶莹剔透的，如果能用这些冰块化水喝不是很好吗？于是试验了一下，没想到，效果竟是出奇地好，冰块化的水真好喝呀！清清的，甜甜的，还有一丝微微的香气，从此



我们告别了“自来茶”，纷纷用冰块化水喝。你还别说，离开138公里后再也没喝过那么好喝的水。现在回想起来，真应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战友，否则我们不知还要喝多长时间的“自来茶”呢。

遇熊记

为了迎接后续部队，我们又搭了一座棉帐篷，挖了一个能睡二十余人的地窖子。大部队来到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伐木工作。由于当时工作紧张，施行“大礼拜”休息制，即十天休息一天。大家都利用这宝贵的休息日，或整理内务，或在附近林子里散步玩耍。

一个休息日，一位老职工到林子里去“撵皮子”——就是打猎。因为我们伐木点地处原始森林，野生动物较多，有狼、狍子、兔、獾、野猪等等，老职工往往悄悄搞点副业。这位老职工是早晨出去的，直到天黑也没回来。第二天一早，连领导决定全体出去寻找。

为了扩大搜索面，我们五六个人分成一组，向各个方向搜寻。我们这一组正好由连长带队。连长雒兴和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转业老兵，性格直爽，脾气火爆，平日哪里工作苦、累，哪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有他带队，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为了防备遇上猛兽，我们每人都带了防身的武器——斧子或木棍。

当时伐木点的四周除了林子就是草甸子和水泡子，也就是沼泽地，根本没有路，我们几个“穿林海、跨雪原”，艰难地在林子和水泡子里行走。雪很深，有的地方没过膝盖，不一会儿就全都累得满头大汗。最不好走的是草甸子，可能因为那里地势低洼、水多，蚂蚁为了生存，筑了很多蚁穴，高出地面30厘米~50厘米，上尖下圆，呈窝头形状，当地人叫“蚂蚁楼子”，也叫“塔头墩”，这东西几乎一个挨着一个，再叫雪一埋，行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密林和草甸子间搜寻着，不知不觉已到了下午。这时正好遇上了另一组搜寻人员，听到一个消息，原来他们人没找到，可找到了一个“黑瞎子窝”——就是黑熊窝，惊动了冬眠的母熊，窝中有两只熊崽，母熊抱着一只逃走了，剩下的一只叫我们抱了回来。

我们这一组和那组分手后继续搜寻着，一边走一边议论着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很兴奋。这时已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眼看着天要黑了，连长决定返回营地。我们开始往回走。走了一会儿就远远地望见了来接我们的拖拉机，东方红75拖拉机拉着一个大爬犁，上面已坐了不少人。大家累了一天了，都想坐上拖拉机快点回去，于是快步向拖拉机走去。正当我低着头艰难地迈过塔头墩子时，忽听旁边几人喊了一句什么就飞快地向拖拉机跑去，由于我没听清，也就没当回事，还是慢吞吞地按正常速度走着，心里还在想，着什么急，也不能把咱们几个丢下。走了一段路，忽听拖拉机猛轰油门的声音，抬头一看，爬犁上的人们手里拿着皮帽子一个劲地向我挥动，拖拉机也摘掉了爬犁，单车向我驶来，我这时才猛然意识到有情况了，回头一看，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有

一只大黑熊正追着向我扑来，大约还有 100 米距离，这个家伙起码有 1.5 米高，别看它身体庞大，但跑起来却像兔子一样灵活，一窜一窜的，每一窜比兔子可远多了，跟动物园里作揖敬礼、憨态可爱的黑熊一点儿都不一样，于是我没命地向拖拉机跑去。满地的塔头墩使拖拉机有劲儿使不上，像个笨重的叩头虫一样，点着头艰难地晃着。这时有一个老职工拿着猎枪带着两只猎狗冲向我，很快超过了拖拉机，我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再回头看时，那黑熊可能是害怕猎人和猎狗，放弃了对我的追逐，悻悻地向附近的树林跑去。两只猎狗冲着钻进树林的黑熊狂叫几声也回来了。危险解除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全身无力，大汗淋漓，最后一段路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爬犁那儿的。上了爬犁，同组的几个人都问我：“刚才我们看见黑瞎子追过来，叫你跑，你怎么不一块跑呀？”我说：“唉！没听清啊！听清楚了我能不马上跑吗！”都怨我当初上学时经常听耳机（当时自制的矿石收音机），使听力受到影响，再加上皮帽子的护耳捂着，所以没有听清楚。

拖拉机拉着我们慢慢地
往回走，大伙兴奋地议论着
和黑瞎子的邂逅，一位老职工说，黑瞎子追人是因为我们抱了它的小崽。



万幸，我们兴师动众四处寻找的老职工，两天后自己平安地回来了。那只小熊我们则养了好长时间，它的母亲曾在夜间几次光顾过我们的伐木点，吓得我们晚上起夜都提心吊胆的。当时有些生活条件好的战友拿出奶粉喂小熊，但是奶粉很快就吃完了，只能喂些玉米大碴子汤，根本满足不了小熊的生长需要。后来被一位老职工拿回家喂养，再后来就不得而知了。

40 年前 6 月的那个夜晚

顾广宙

那是 1973 年 6 月 7 日晚 12 点多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在 7 连 2 排 2 班当班长。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连队指导员对我们知青的要求是不但要交工作权、生活权，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心也交给党，交给组织，交给贫下中农。他提出了“出了问题不过夜”的口号。一有同事间摩擦就要上纲上线，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其他的书都不准看，所以每天晚上我们这些班长以上的小头头们都要开会开到很晚，有时要开到半夜一两点钟。

那晚的班长会开到十二点多了吧，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外面下着大雨，雷电交加。我躺下不久，同班天津知青万和临就喊我，说要睡到我这儿来聊聊。聊了不一会儿，大约一点钟了吧，一个闪电，只听宿舍门“呀”地响了一声，我抬头朝门响处一看，一个白色身影一闪，门就关上了。我对小万说：“不好了，大概孙友忠跑掉了。”我即刻起来，到孙友忠的铺位上一摸，人是不在了。我穿上衣服冒着雨出去找。晒麦场、食堂，都没找到人。我又回去把一位当地青年外号叫刘嘎子的给叫起来，陪我到离连队二里多路的砖窑去找，烧窑的战友说没见着，这时我没辙了，只好摸到徐指导员家，也没敢进去，敲窗唤醒了指导员，告知了情况。他让我到女排宿舍去找一下。我就带着刘嘎子，拿着手电到食堂去找打夜班的王玉明，她是女同志，负责做夜班饭的。我请她帮我到二排女宿舍去查看一下。她拿着我的手电走进二排东屋。我和小刘站在屋外。只见她的手电光柱在南炕扫了一遍，没啥。再见手电光柱扫到北炕东头第三个铺位时她尖叫起来把手电筒也扔到了地上。我知道不好了，马上冲进女宿舍东屋，捡起手电照到北炕第三个铺位上，只见孙友忠赤条条躺在一位北京女知青

铺上，那位女知青已睡着了，浑然不知。孙友忠左手还搭在那位女知青肩上。再看铺在褥子上的白床单还印上了几个泥脚丫子印，原来孙友忠是赤着脚光着身跑过来的。见此光景，我也害怕出事，就大叫孙的名字，叫他自己起来，他不理我。我一看这种情况，就用双手把他拖到炕沿，接着用右手搂着他脖子，左手抱着他膝弯部，一直把他抱到连队刮路机刮出来的土路上。然后我拉着他和刘嘎子一起冒着雨回到了自己宿舍。当我在女宿舍叫喊时，女排所有女知青都醒了，有的还哇哇哭起来了。

第二天，女排几位知青拿着木棍要去打孙友忠，我拦住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孙友忠有病，你们不要打他。孙友忠疯了，他真的疯了。不久以后他因精神分裂症被送回了天津。2012年10月北京大戏楼六十一团知青大团聚时，听天津知青说，孙友忠去世多年了。

孙友忠是一位憨厚、老实的人，平日话不多，干活肯出大力，我内心很喜欢他，也关心他。去年听到他离世的信息后，我惆怅了好几天。他得病，表面上看是一个特例，而往深处想，与当时极左氛围的精神压抑不无关联。在那个时代，不准我们知青谈恋爱，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一位北京小伙与一位哈尔滨姑娘相恋，还被大会批判。那时我们正处青春期，不准谈恋爱，每晚都要开批判会，不是批这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批那个人的“反动行为”。再加上又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还不准看其他书，更加上白天一刻不停汗流浹背地劳动，真是苦不堪言。

但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作为教训存放在我们的记忆中。



“605 广播站” 现在开始广播

廉 洁

我是1970年11月到宣传股广播站任广播员的。每天清晨，迎着东升旭日，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广播站开始播音，晚上转播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结束。每天早、中、晚播音三次，雷打不动。因为我们团对外公开的番号是“防字605”，所以我们广播站就叫605广播站。

605广播站最早只有黄雪萍一名播音员，后来因她回京探亲，我临时接替，



左起：孙国平、李伟、夏秋萍、黄雪萍、廉洁

没想到就留下了，可能领导考虑两名播音员工作起来更方便吧，从此我们俩一人值班、组稿、播音，一人下连队，深入生活、参加劳动、组织稿件，或者参加宣传股的其他工作。1972年她嫁到其他团去了，又

从工程一连调来了杨仁蓉担任广播员，我们俩在新团部的广播站合作了几年，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

初到广播站，第一个考验是“半夜记稿”。那时，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一切行动军事化，农活多以“会战”的形式安排，春有春耕播种、夏有夏锄麦收、秋有秋收秋翻、冬有兴修水利，一年四季没有空闲。我们广播站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中心工作，传达上级意图、领导指示，进行战斗动员，

鼓舞士气，表彰会战中的好人好事。由于各连队的通讯员都是兼职，所以大多都是晚上才有时间写稿，写完稿有时已是半夜了。多数连队离团部很远，有百十里路，再加上各连队只有一条电话线（广播和电话共用一条线路，用闸刀控制），白天不可能占用太多时间，因此往往采取半夜用电话传稿的方式，通讯员在那头念，广播员在这边记，第二天一早就要在广播里播出，充分体现了新闻的快和新。第一次记稿我印象深刻，那是我到广播站没几天的事。半夜一点多钟，我睡得正香，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拿起一听，是连队传稿，我点亮油灯（那时候夜里没有电，每晚广播一结束电就停了），迷迷瞪瞪拿起笔和纸，迷迷瞪瞪地记了起来，记好后吹灭油灯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想广播夜里记的稿，一看，可傻眼了，只见纸上乱七八糟一大片，根本认不出写的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只好上午重新辨认，与连队核实，编辑后中午才播出。这样的事仅此一例。后来，每当半夜记录连队来稿时，我都要把自己彻底弄醒，明明白白、工工整整地把稿件记好，重要数据和人名核实清楚，挂上电话后我还要自己再看一遍，直到确保没有问题了，才敢放心去睡。时间长了，我也练就了基本功，那就是不管夜里几点，不管睡得有多熟，睁开眼睛就是清醒的，也不管字迹多草、多乱、多怪，都能很快就认出来，这个功夫可真帮了我不少忙呢。由于传稿、记稿，我和好多连队的通讯员也成了好朋友，给我传稿最多的有13连的陈行颐和张惠、8连的蔡宝温、3连的汪轶孙（后来调到了宣传股任报道员）



广播站从老团部搬到了新团部，我（廉洁）和杨仁蓉（左）身后的房子就是新的广播站。

等等，如今见了面还倍感亲切呢。

现在电台、电视台节目直播挺当回事的，如临大敌，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都是直播的，想录播都没那个条件。我从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剧团受过专门训练，所以对直播并不怵，但有时对一些专用词汇或生僻字词也感到头疼。一般情况下，播音前我们都能把要播的稿子准备好，播音时做到流畅通顺，很少出错。但有时碰到急稿、重要的稿件，那边宣传股的同志刚写完，或领导刚刚审定，拿来就要播出的稿子，麻烦就比较大，我们一般对播出这样的稿子的关注点都放在读通顺，少出不出错上。几年下来，倒也没出过什么大错。

有时播音时还要有点灵活性。比如，一次晚上播音结束前，我照例要播出团气象站送来的天气预报，明明外面下着小雨，可是天气预报上却说是晴间多云。再与气象站联系已经来不及了，我随机应变，播成“多云间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怎么理解都没有破绽。气象站的同志第二天特意对我表示感谢，说我帮助她们避免了一次错报事故。



广播站有专职的维修人员，
黄雪萍（右）和廉洁纯粹是在摆摆样子。

记得那时为了收到更好的播音效果，我们可真是煞费苦心。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让广播的形式活泼一点，新鲜一点，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制作一部配乐诗朗诵，诗很快选好了，是后来成了作家的57团的肖复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一首诗叫作《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却苦于找不到音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我们手里的唱片除了样板戏就是运动员进行曲之类开大会发奖用的乐曲。正在

一筹莫展的时候，宣传股不知是谁从师部搞到一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唱片，我如获至宝，和黄雪萍两人一遍一遍地听，从中寻找可用的音乐，再翻录到录音机上。为了使乐曲衔接流畅、自然，还得再翻录到另一台录音机上，幸亏我们广播站有两台录音机，乐曲做出来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出破绽。记得用得最多的是《东方红》中“大生产”那一段落，音乐比较柔和，也相对长一些，特别好听、耐听。早就听说宣传股的孙国平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朗诵高手，我们特意把他请了来，一台录音机播放我们编辑好的音乐，另一台录音机录男女声朗诵，于是，一部配乐诗朗诵就“新鲜出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好多人都感到新奇，前来跟我们打听，汪世雄股长还在宣传股的会上表扬了我们，我们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受此成功制作的鼓舞，我们后来又搞了好几部诗朗诵，宣传股的好几位男同胞，但凡普通话讲得好一点的，都被请来参加配音。我们还别出心裁，编了个小小的广播剧呢，那套《东方红》唱片也发挥了其最大的使用价值。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尽自己所能，把个小小的广播站搞得生龙活虎、热闹非凡。



2014年9月22日我团宣传股大聚会，几任播音员欢聚一堂。
右起：第二任的我、第三任杨仁蓉、第四任张梅康、第五任林东升。